

詹伯慧 主编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汉语

方言及方言调查

HANYU
FANGYAN JI FANGYAN
DIAOCHA

HANYU FANGYAN JI FANGYAN
DIAOCHA

湖北教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王力题



詹伯慧 李如龙
黄家教 许宝华

著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詹伯慧、李如龙、黄家教、许宝华
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ISBN 7-5351-0268-9

I.汉… II.①詹… ②李… ③黄… ④许… III.①汉
语方言-高等学校-教材②汉语方言-方言调查-高等学校-
教材 IV.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504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430034·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2 插页 19.5 印张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字 数:505 千字 印数:5 001-7 000

ISBN 7-5351-0268-9/H·4

定价:2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前 言

汉语方言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内容,因而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了解汉语方言,研究汉语方言,早已成为海内外语言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近十年来,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方言学科正不断显示出它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汉语方言工作在推动语言科学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促进当前我国各项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形势的发展迫使汉语方言工作者的队伍非大大加强不可。为了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方言工作的能力,高等学校文科也越来越多地开设“汉语方言”、“汉语方言调查”一类的课程。本书正是为顺应这一现实的需要而编写的。

这是一本集体编写的著作。我们几个人都是长期从事汉语方言工作的语言工作者,可算得上是志同道合。从50年代起,我们就陆续在各自执教的大学里开设汉语方言学的课程。有的还在国内的大学里讲授过这门课。30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到,对于这样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不能没有一本比较完备的教材。有鉴于此,进入80年代以来,我们就曾多次在一起琢磨着合作编写一本《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教材的事,在此期间,曾征询过不少海内外同道学者的意见,他们都鼓励我们尽快编写这样一本书。1983年初夏,我们终于在一起讨论制订了本书的纲目(初稿),并且确定了分工编写的计划,开始动起笔来了。1985年,我们又同时接受了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部分汉语方言条目的任务,便把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修改了一些已经写出的初稿,使这本教材的立论和取材尽可能和大百科全书中相关

的方言条目取得一致。

在前后经历了四五年之后,现在总算把这本教材印出来和读者见面了。本书前面三章说的是汉语方言,包括有关汉语方言的一些基本知识,汉语方言的分区及七大方言的简要介绍;从第四章起分别叙述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调查方法以及汉语方言调查成果的编写等,随后还把方言语音的调查表和词汇、语法的调查表分章列出。本书的末尾有一个附录,选录了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些文献目录,包括国内外学者发表的论文及专著。这部分文献选目收到1987年本书脱稿时为止。我们希望这里所提供的信息,会对读者了解汉语方言研究的情况有所帮助。

反映在本书中的论点和材料,主要取材于我们几个人多年来撰写或参与撰写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有的是读者比较熟悉的,如《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著)和《现代汉语方言》(詹伯慧著),以及发表在一些重要语文刊物上的文章;有的是我们长期积累下来还没有公开发表的讲稿和资料。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国内外学者发表的许多有关汉语方言的著述,尽可能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反映汉语方言研究的进展情况。就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问世可说是众多同道学者共同支持的结果。如果没有海内外学者对汉语方言研究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这本书无疑会更加难产。

尽管成书的时间拖得很长,这本教材还是比较粗糙的,有些新鲜的方言知识和方言素材也还来不及反映出来。我们恳切希望有机会看到本书的海内外专家们、朋友们能不吝指正,以便日后我们能够加以修订。在此我们预表衷心的感谢。

此刻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深怀念已故的语言学前辈王了一(力)教授。在我们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他老人家的诸多关怀和鼓励。了一先生还两度挥毫为我们题写书名。可惜的是本书杀青之际,他老人家已与世长辞,我们再也不能呈上这本教材请他老人家赐教了。

在此我们还要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和湖北通城县印刷厂对本书的大力支持。没有出版社和印刷厂同志们的通力合作,这样一本印刷难度极大的书,是很难和读者见面的。

本书在集体讨论、分工执笔的基础上,由詹伯慧担任主编,负责通审全书的工作。

作 者

1987年9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方言和方言学	(1)
第一节 方言是什么	(1)
第二节 方言差异的形成	(3)
第三节 方言学	(5)
第二章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7)
第一节 汉语方言调查的意义	(7)
第二节 汉语方言调查的五大作用	(8)
第三节 汉语方言调查的历史发展	(18)
第三章 汉语方言的分区及其主要特点	(48)
第一节 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48)
第二节 汉语方言分区语言条件	(51)
第三节 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和现状	(58)
第四节 汉语七大方言的分布及其主要语音特点	(66)
第四章 汉语方言语音调查	(119)
第一节 单字注音	(119)
第二节 汉语方言语音材料的整理	(135)
第三节 汉语方言语音的主要差异	(149)
第四节 汉语方言语音调查表格的制订	(169)
第五章 汉语方言词汇调查	(174)
第一节 汉语方言词汇的记录	(174)
第二节 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	(195)

第三节	汉语方言的主要词汇差异	(214)
第四节	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格的制订	(229)
第六章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	(239)
第一节	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记录和整理	(239)
第二节	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分析和研究	(247)
第三节	汉语方言的主要语法差异	(257)
第四节	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表格的制订	(287)
第七章	汉语方言论著的编写	(300)
第一节	方言调查报告	(300)
第二节	方言志	(308)
第三节	方言字典和方言词典	(314)
第四节	方言地图的编制	(322)
第五节	学习普通话手册	(335)
第六节	综合性的专题研究	(343)
第八章	汉语方言语音调查表	(351)
第九章	汉语方言词汇语法调查表	(413)
附 录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参考资料选目	(471)
	国际音标表	(610)
后 记	(612)
第二版第二次重印附记	(614)

第一章 方言和方言学

第一节 方言是什么

方言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任何民族语言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分化出自己的方言的。一般地说,存在历史比较长、分布面积比较广、使用人口比较多的语言可能会有较多的方言。我们的汉语就以方言众多而著称。

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它是通行于某一地点或某一地区的交际工具。语言学家对方言的理解正是着眼于它的地域性,把方言看作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我国自周代起就已经有了“方言”的概念,那时候对方言的理解就是所谓“殊方异语”,这“殊方”指的就是不同的地方。

把方言看作“地域性变体”,含有跟共同语相对立的意思,意味着对于某些属于“地域性变体”的方言来说,一个全民族人民共同使用的、在本民族地区内不受地域限制的语言,无疑就是“共同语”了。就现代汉语来说,方言是经常被用来和普通话相对着说的。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全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汉语诸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分支,是一定区域内人们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

从语言材料来看,方言和共同语、方言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来概括。^①拿汉语普通话和汉语诸方言

^① 参看 A·梅耶著《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汉译本 44 页,科学出版社,1967 年。

来比较,也正好体现出同中见异、异中见同的关系来。

除了从语言材料来认识以外,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关系还应从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方面来认识。方言和共同语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是古老语言历史发展的结果。共同语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来自方言,植根于方言,常常是以一个方言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共同语一旦形成以后,它就在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使其他方言从属于自己。拿汉语来说,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现在汉语各方言都从属于普通话,各方言发展的趋势也必然是向着共同语集中。同一语言的几种方言如果有一种方言已经发展为民族共同语,则其他方言承认共同语是最高的单位,而所有方言都是从属的单位。

这样一来,我们要鉴别一种话是方言还是共同语,就得从两个方面着眼:首先要看这种话是地方性的交际工具还是全民性的交际工具,其次要看这种话在全民族范围内是处于主导地位还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根据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再联系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考察,看看是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便可以作出比较科学的判断。从这个原则出发,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语言材料相当一致的某些语言,如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方言的差别而是不同语言的差别了。因为这些语言尽管面貌酷似,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是主导,谁是从属的问题,发展的趋势也是各行其是,不存在谁向谁靠拢、谁向谁集中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像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这些和普通话在语言材料上差别很大,甚至难以通话的方言,它们之间的不同仍然只能看作是方言差别而不是不同语言的差别。因为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是汉民族人民在不同地域内使用的地方性交际工具,都是汉语的“地方变体”。它们尽管有千差万别,始终得从属于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它们的发展趋势,也总是要向着民族

共同语——普通话靠拢。

尽管方言的通行范围不及共同语大,但是,作为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它仍然是能够自给自足,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的完整语言体系。它在一定的地区内同样能够充分发挥交流思想的功能,同样是服务于当地全体人民群众的交际工具。因此,决不能把地方方言和“阶级习惯语”、“同行语”等只替社会上一部分人服务的语言现象混为一谈。“同行语”等并不具备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体系,不能把它们看作一种独立的语言。

第二节 方言差异的形成

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发展的基本过程是分化和统一。语言的分化往往导致方言的产生。方言差异的形成往往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有的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时代。人民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地理的阻隔、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等,也都是形成方言分歧的重要因素。就大多数方言来说,形成方言差异最主要的原因是以下两点。

一是人口的扩散和地理的影响。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口都是从少到多,日渐积累起来的。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不得不扩大居住面积,住在一块儿的人们也就免不了迁徙分散,各自建立起新的生活共同体。古时候交通不便、山川阻隔,人们一旦分隔在山脉两边、水流两侧,老死不相往来是很寻常的事。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导致生活习俗、语言习惯的日趋分歧,以致各自形成不同的特色,产生方言的差异。明显的例子是山区交通闭塞地区方言歧异往往要大一些,而平原地区交通发达,方言歧异的现象相对就要小一些。拿浙江省来说,西部山区方言分歧就比东部平原要大;湖北省也有类似的情况,长江两岸江汉平原一带方言差异不太大,而鄂东南山峦起伏,那里的方言就很复杂,不仅县各有别,有

的县内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话。河流对于方言的影响可说是具有两面性。例如长江下游基本上隔开了吴方言和江淮方言(官话方言的一支)的分布区域,韩江下游又是粤东客话和潮汕闽语的分界,而珠江水域的西江是两广的交通要道,它却对中下游的语言起了沟通的作用,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正是通行于西江两岸的粤桂两省(区)。

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使欧洲人大量移民南北美洲、非洲大陆和澳洲大陆。这种大规模的集体移民自然也会导致语言的分化,形成方言的差别。移民语言如果长期与本土语言脱离接触,久而久之,也有可能逐渐发展演变为独立的语言。但由于现代交通发达,来往方便,移民与本土有可能保持经常接触,他们的语言与本土的语言就可能只有不大的差别,今天北美、澳洲等地所使用的英语,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二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各种语言的普遍现象,这种不平衡性是导致方言歧异的重要因素。

研究汉语发展史的人注意到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各自沿着什么样的轨迹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其中经历过哪些重大的变化,有过哪些突出的表现。而汉语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许多“脚印”,却栩栩如生地保存在现代南北各地方言之中。这说明汉语的发展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是很不平衡的,今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种种方言歧异现象,正是汉语发展不平衡性的具体反映,它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汉语方言语音中出现的许多特点,方言词汇中保留的许多古词语,方言语法中显示的某些结构方式,都有力地证明了汉语发展在各地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或表现为发展方向的不同,或表现为途径的不同,或表现为发展速度的不同,都足以构成汉语方言的种种差异。

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前者属于社会历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后者属于语言方面的因素。它们对于方言差异的形成无疑是起决定

性作用的。此外,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相互间的吸收、借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添方言的特色,对方言差异的形成不无影响。例如汉语的粤方言和闽方言,由于和海外的接触较多,分别吸收了一些英语和印尼——马来语语词,而北方的东北话,却由于和俄罗斯接壤,也曾吸收过某些俄语语词,这样就使得不同方言在词汇上形成一定的特色。东南诸方言所分布的地域原是百越杂居之地,这些方言很可能会有古代百越语言留下的“底层”。西北方言现在有些地方声调数目减少到只有三个(如新疆乌鲁木齐、宁夏银川),这跟西北地区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的影响不无关系。

第三节 方言学

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是方言学。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方言学面向实际口语,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无限的源泉,在语言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就研究的方法来看,方言学有历史方言学、描写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等部门。历史方言学是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描写方言学是用静态描写的方法研究一定时期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表现;方言地理学用绘制地图的方法来研究方言特征的空间分布。此外,随着当代语言科学在方法、技术上的发展,国外也有人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电子计算机对各种方言现象进行分析整理,这种新兴的研究方言的方法,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全面的应用。

按研究内容的不同,方言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方言学,属于普通语言学的范围,以一般方言的理论为研究对象,例如方言形成的原因,方言发展的规律,方言的分区和归类,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之间的关系,方言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方言和相关科

学(如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普通方言学研究的课题。另一类是以某一种方言或某几种方言作为研究对象的,如汉语方言学、德语方言学等。无论是研究一般方言学理论或研究具体的地方方言,范围都是可大可小的。可以就一种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也可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发掘整理某一方言的特殊语言现象上,还可以只研究某个方言的某一个方面,如“广州方言的歇后语”、“厦门方言的文白异读”、“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等等。方言中可以深入探讨的专题是很多的,有的可以从综合比较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有的可以抓住一两个突出的特征小题大作,深入考察。拿汉语方言的研究来说,还有许许多多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为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如前所述,方言的形成是由于社会的分化、人民的迁徙、民族的融合等原因促成的,研究方言势必要紧密联系社会的历史,考察方言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和过程,从这一点说,方言学可算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方面。因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正是着眼于语言的各种变体和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分布在我国汉族各聚居地区的语言变体——汉语方言,正是各种社会因素影响语言差异的突出表现。美国英语(American English)和英国英语(British English)之间的大同小异,同样也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语言出现变体的明显例子。

第二章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第一节 汉语方言调查的意义

方言存在于不同的地区,活跃在人们的嘴上。可是,这些各具特色的方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的庐山真面目如何?不同方言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都不是天天说方言的人能够轻易回答出来的。哪怕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也不可能一听到方言就能说得该方言的特点来。只有经过一定业务训练,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方言进行认真的调查,才可能弄清方言的面貌,准确地揭示出不同方言的不同特点来。

方言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方言的调查为基础的。没有方言调查提供的大量素材,就谈不上对方言进行分析整理、深入探讨。可见,调查是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通过广泛的调查汇集大量的方言素材,这就为方言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铺设了获取科学成果的道路。方言研究者都有必要亲自调查方言,获取第一手的方言材料。但是受时间和精力限制,事实上再有本事的方言学家也不可能亲自调查所有的方言。因此,别人调查的成果,间接获得的方言素材,同样也是方言学者赖以研究的宝贵材料。总之,第一手的材料也好,第二手的材料也好,归根结蒂就是必须进行调查,认真的调查,全面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方言调查有许许多多的学问。方言学以实际口语作为研究对象。方言工作者在调查中发掘了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这就为语

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无限丰富的源泉。不论是个别语言的研究或是普通语言学的发展,都从方言学得到帮助。从重视古代书面语言的古典语文学发展到研究当代口语的现代语言学,方言的调查研究都作过重大的贡献。在研究方言的过程中,方言工作者首先要进行大量的田野工作,记录方言口语,分析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现象,了解方言差异的地理分布,拿方言材料作历史的比较,探索方言现象的发展变化,这就需要运用语言学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用实际语言材料检验这些成果,从而推动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从这一点说,方言工作者在实践中可以得到语言学的全面训练,进行方言的调查研究,几乎是每一个语言学家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汉语方言的调查是运用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对特殊的对象——汉语的地方性变体进行调查。无论从哪个方面入手,语音的调查也好,词汇的调查也好,语法的调查也好,都有许多理论上、技术上、方法上的问题需要探讨。方言工作者必然要触及有关汉语方言调查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和方法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合理的阐明。

方言调查和一切领域的调查一样,要求绝对尊重客观语言事实,做到实事求是,绝不主观臆断,绝不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上看,方言调查工作除了需要业务上的严格训练以外,还必需有一定的思想修养,那就是对待科学事业的认真严谨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和耐心细致、不厌其烦的工作作风。

第二节 汉语方言调查的五大作用

如前所述,汉语方言调查的意义是很大的,就其具体的作用来说,突出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汉语方言调查使语言工作者大开眼界

汉语方言的丰富、复杂是世界语言中少有的,其中包含许多尚待“开发”的语言资源,是语言学研究中非常宝贵的活素材。汉语方言调查中揭示出来的大量语言现象,足令语言工作者眼界大开。对汉语方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无论从哪个侧面入手,都有可能接触新的问题,打开新的思路,开辟新的天地。这也正是汉语方言调查越来越引人瞩目的主要原因。

语言中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显示出各式各样的特征。这些五花八门的特征,大都能够从汉语方言的宝库中找到活的标本。汉语方言这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语言科学宝库,对于研究古今汉语及其相关的汉藏语系诸语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建立一套结合我国实际、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体系,更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汉语方言调查促进了三大语文工作

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我国语言工作者积极开展了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大语文运动”。从50年代开始,我国语言学界的许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这三项工作来开展的。而三大语文运动能否做好,往往又跟汉语方言调查工作息息相关。如果没有方言调查工作与之配合,三大语文运动就很难得到迅速的健康的發展。

拿汉语规范化工作来说,如何确立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如何因势利导地使汉语循着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朝着规范化的正确方向健康地发展,这就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而汉语方言的调查,正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汉语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跟民族共同语是同源异流的关系。汉民族共同语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来源于方言,植根于方言的。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